



百家笔会

遇见罗驿村

□ 吴亚强

澄迈县罗驿村位于老城镇白莲区域内。罗驿村古称偏驿,因村旁琼州西路官道驿站而得名,南宋1256年建村至今有近800年的历史。该村文物古迹众多,其中李氏宗祠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17处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是海南省有名的历史文化古村,也是澄迈有名的长寿之村。今年谷雨时节,我们慕名前往。

来到罗驿村时,朝阳刚刚露出脸蛋子,村头的小树林还漫着一层薄薄的雾气,映衬着林中斑驳的晨阳。鸟鸣啾啾,此时行走其间如步入仙境一般,让人精神很快爽朗起来。在林子边上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李氏宗祠,走过摆放着各式各样旧时农具的罗驿长寿文化广场,步入一个精致方形门廊便进入到李氏祠堂大院。祠堂大门正对面是极具传统特色的圆孔麒麟照壁,两尊高大威武的石狗立于宗祠大门前。台阶两侧有石鼓雕塑,门前种有三角梅,花开正盛。祠堂为三进三列两庭院,边侧有廊房,其梁架、木雕、石刻、彩画都具有汉族传统宗祠建筑特征,在红墙碧瓦中蕴藏着一个宗族和一个村庄悠久而又充满传奇的历史。

相传,罗驿的开村始祖李文英,宋朝末年来到罗驿教书,并定居于此。有一次,迟到的学童向李文英讲述在上学途中看到一群小龟驮着一只死龟到山上埋葬。李文英听后甚为惊奇,在学童的指引下找到了葬龟地,他觉得这块“龟寿地”定能福泽后世,于是将这里选为自己百年后的风水地。传说无法考证真假,但李氏一门枝繁叶茂,乃澄北地区书香望族不争的事实。

据祠内所立石碑记载,该祠始建于雍正元年(1723年),是为纪念罗驿村李氏始祖李文英而建。李文英,乡贡进士,宋末自万安(万宁)游学澄迈,后落籍此村,子孙繁衍至今人丁兴旺。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琼州探花郎张岳崧受邀来到澄迈罗驿村,在李氏宗祠内为该学子授业讲学,并亲笔给这座人文蔚起的书院祠堂写下了“万叶枝柯”的匾额。

出了祠堂,沿着由火山岩石铺成的千年古路朝村中走去。在村子中央有日形和月形两个莲花水塘,莲塘周围绿树环绕。有上了年纪的村民在塘边古榕树下晨练。此时的荷塘上朝阳浅照,荷花亭亭玉立,塘面氤氲尚未散去,徜徉其间,如走进一幅秀美的水彩画卷。这两眼荷塘让罗驿村有了诗意与灵气。

“智人多爱水,择溪起家园”,罗

用手轻轻抚摸着斑驳的火山石壁,用心去聆听,甚至能听到呼吸的声音。跳动的脉搏让你心绪澎湃,沿着凹凸线条,指尖慢慢滑过,像是在爱抚你沉睡的恋人……

驿村的民房大都围着荷塘而建,连着古村道向四面辐射展开。罗驿村坐落于琼北石火山山脚覆盖区域,建筑材料因地制宜,墙体大都用火山石垒砌而成,村道也是用火山石铺就。村中火山石板古巷四通八达,交错纵横,狭长深幽的古巷道两侧至今保留着古朴的火山岩建筑风格民居。历经千年风雨的洗礼,火山石砌成的墙壁已是一片淡雅的灰白色,凹凸不平的石壁蕴含着岁月的沧桑,墙角下一道道苔痕向过往的人们默默地诉说着这里的往昔今日。古老石巷道一块块火山石地砖,布满了历史车轮碾过的印痕,在时间的打磨下已变得黑泽光滑,浅露着一个气孔,饱含着罗驿村人悠长的人文历史。

漫步在这古老的巷道中,有穿越历史时空的感觉,似乎回到了那乡邻闻鸡鸣,扛锄入田园的农耕生活。用



人的九月图卷上。

老杨先生是我见过最儒雅的先生。一丝不苟,款款信步。仿佛千万年的历史在他身上交织融合,方才形成了这份儒雅与从容。先生终日一件衬衫,一条长裤,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腰杆挺得笔直。

语文课,我最喜欢坐在靠窗第一排的位置,在那里我可以清楚地看见先生写板书。他的握笔姿势,写字力度,粉笔跟黑板的每一次接触,连同唰唰掉落的粉笔灰一起,被午后的微风卷到校园的每个角落,最后落在我们心里。先生写板书,像在作画,那一串行云流水的动作让人挪不开眼,所以我总是望着他的背影发呆出神,语文笔记本上空空如也。写完板书的先生,总会候我们片刻,而这片刻的时间,他的目光投向了窗外。我总循着他的目光找去,却什么也找不到。

先生很谦虚,对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谦虚在先生身上幻化成了一种气度。每当我踩着铃声狂奔进入教

室,撞见即将迈入教室的先生时,先生总会在看见我后,将悬在空中的脚挪回原地,往后微微退两步,将背稍稍一倾,示意让我先进。每次我们迎着先生,无论在哪里,先生都是那个走在后面的人,从容而又缓慢。

于我来说,印象最深的便是下午的课了。每当预备铃响起,我才急急匆匆跑进教室,那个瞬间走廊有最美的风景。太阳正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越变越大,也越红,正午的强光温柔地斜射入长廊,寂静的光辉平铺满整条长廊,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而就在满地弥散的沉静光影中,先生踏着缓缓的步伐,带着满得要溢出的文学与纯粹,来为我们讲诗诵词。那时候,我清楚地看到,岁月仿佛只能沉沉地落在先生的脚步中,而永远无法沿着先生笔直的裤管爬上去。

尽管先生的儒雅填满了语文课堂的每个缝隙,睡醒却总有办法趁虚而入。此时,平时正经的先生便学着开些蹩脚玩笑来让我们保持清醒。

手轻轻抚摸着斑驳的火山石壁,用心去聆听,甚至能听到呼吸的声音。跳动的脉搏让你心绪澎湃,沿着凹凸线条,指尖慢慢滑过,像是在爱抚你沉睡的恋人,含着千年的柔情爱意,唱一曲烟雨红尘。巷子深处藤蔓布满石墙,不知谁遗落的种子,在墙边长成出一棵绿意葱茏的小树,为这黑白调的古巷点缀一抹绿意,让它更加多姿迷人了。

曲折折的巷道,古朴典雅,是拍照取景的绝佳之地。当我们为罗驿村能保存如此好的古巷感叹时,与我们同行的琼琳姑娘穿着一袭青花瓷旗袍正缓缓走来,那婀娜的身姿,仿佛是戴望舒《雨巷》中的那朵丁香,但此朵丁香没有忧愁,倒是满脸喜悦。太美妙了!一个同行赶紧拿起相机抓拍。琼琳一会儿轻倚在古石墙上双颊含情,一会儿手沾石壁上的绿色藤条微仰额头,一会儿从巷道深处徐徐来回眸浅笑,旗袍与千年古巷之美让人沉迷。末了,我与琼琳交流图片效果时问她,你去哪换的这身行头?像变魔术一样,一下子带我们回到了百年前。她被逗乐了,发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欢笑声在曲折悠长的古巷中回荡,感染了这里的每一块火山石。

罗驿村历史古迹颇多,在古巷道的民居中就隐藏着不少文物,如李恒谦故居,李恒谦清道光年间在云南多地出任知府一职,虽异乡为官身居高位,但仍心系桑梓,积极出资为村中修路建桥,造福一方;又如明代时立的“步蟾”牌坊,步蟾意寓考中举人。据牌坊边的碑文所记,步蟾坊,明罗驿村人李惟铭为旌表其子李金中举而建。李惟铭乃明永乐九年中举,其祖父李震器为澄迈第一举人,元至治三年中举。一家三举人由此可见罗驿村文风蔚然。

罗驿村众多历史文物古迹中,琼西官驿久负盛名。在当地村民的指引下,我们一行沿着村路,穿过“文奎”坊,绕过一棵高大茂盛的古榕树,便来到了用火山石搭建而成的道乐桥。站在道乐桥上往前眺望,不远处就是有着上千年历史的琼西古驿道,

罗驿村正是因“此地诸峰环绕罗列,驿道于此,可以罗络四海商客,广交天下朋友”而得名。

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这条古驿道,脚下火山石路历经上千年风雨浸染,石头表面变得光滑而且坑洼不平,古道曲曲折折向远方延伸,路面由宽变窄,最终掩盖在两侧荒草丛中。千年来不知多少文人墨客、宦宦商旅途经此道,其中最让罗驿人津津乐道的当属苏东坡途经此地的史事。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北宋大文豪苏东坡被贬琼州,从澄迈老城上岸后,前往儋州,曾在罗驿落脚休息。苏东坡被贬琼州和获赦北归中原时均途经此石道,故当地人称此道为“东坡路”。当地村民讲,苏东坡遇赦北归还再次途经此地时,附近村民纷纷前来驿站探望他,并聆听他讲学,苏东坡为此曾赋诗感言:“倦客愁闻归路远,眼明飞阁倚长桥。食看白鹭横秋浦,不觉青林没晚潮。”斯人已远去,沧海桑田,时序更替,因为琼西古道改道,使得这条古道的原貌得以保存至今,为罗驿村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财富。

在这条古官道边侧建有琼西官驿,是古时通往琼西儋州的必经歇脚之地。官驿四面围墙由火山石砌成,大门门楣题着“琼西官驿”,两旁一副对联:“书飞传传官员暮留朝去,马铃振响诸伙伙迎来送往。由此可见当年驿站的熙来攘往,进入驿站内院,在靠门的边墙处建有马厩,院落内的地板都由火山石拼铺而成,对着大门的正屋由一个待客大厅和左右两间厢房组成,正屋前左右两侧有各建有一间小瓦房,由此构成古朴的琼西官驿。

驿站旁立着一块赭黄色的大石头,上面镌刻着“琼西官驿”四个大字,在朝阳的照射下熠熠生辉。

澄迈县罗驿村先后被评为“中国传统村落”“海南长寿第一村”,2019年7月份,罗驿村被文化和旅游局选定为海南省8个“国家重点旅游乡村”之一。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大背景下,拥有丰富人文历史的千年罗驿古村将会吸引越来越多四方游客,再现昔日驿站荣光!

和花坐一会儿

(组诗)

■ 程应峰

季节花

执拗的季节花
一往情深地
开放在生命的旷野

有名无名的季节花
带着四季的情感
从容来去

季节花的色彩
本来就是生命的色彩
人生四季,永远是
美丽的花期

萝卜花

挑剔的赏花人
圆于评判的眼睛
一次次
错过属于你的花期

各式画框中
难于找到你的踪迹
你以你的走向
释放真诚和美丽

你总如星光般
闪烁灵性和智慧
你随风飘离
将惬意,从容演绎

心灵的价值取向
无法更改
承受撕裂的创痛
只为展现爱的隐秘

就算逼仄的想象
风一样单薄
也要在晨曦中
将生命的活力擎起

薰衣草

花香可以入梦
汁液可以疗伤
紫蓝色唇形花瓣
闪烁灵性的光芒

亦冷亦热的色调
整齐一致的植株
伴安然绿茵
在蓬勃中向上

紫彩雍容浪漫
姿态甜蜜忧伤
就算在枯萎的惆怅里
也还是一柱清香

蚕

■ 徐惠林

食绿叶经纬
吐时序柔韧
你必须学会奉献

添一层世间温暖
忍一汤狂沸热泪
你必须学会死亡

春色翩然而归
咬破宿命茧缚
你必须学会再生

时光荏苒

我的老杨先生

□ 贺天

我每日都做梦,梦见许多人。可我是许久没梦见老杨先生了,不知他过得可好,听说他又教高三了,不知是教哪一个班,可否看得见窗外的海棠与雪松。不知“做一个高贵的好人”“腹有诗书气自华”的耳提面命是否还回荡在那旧地新

亲情家事

劳动是福

□ 胡兆喜

年逾古稀的父母一直坚持在乡下老家不辍劳作,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

每次回故乡,我们都极力劝说父母放下几亩田地,和我们一起生活。可父亲总是笑呵呵地回应:劳动是福嘛。看着年迈的父母一派乐呵呵的样子,我们做子女的也不好强求。但要说到劳动是福,尤其是在乡村土地上劳作,我是不大能够认同这样观点的。

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我切身感受到农人劳作的艰辛。挑抬犁耙,飘撒种,样样都是力气活,风里来雨里去,无论酷暑寒冬,几乎没有休闲时。在我成长的印象中,那时生活的重担几乎把父亲压得像牛一般沉默寡言,而忙完农活忙家务的母亲,更像一只无法停下的陀螺,几乎每天从早到晚。在我们求学的过程中,父母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好好读书,难道想像我们一样,黄牛屎晒成黑牛屎吗”。后来,我们兄妹几个也算“争气”,陆续跳出“农门”,圆了父母的心愿。

现在,压在父母肩头的担子已

不再沉重,暮年的他们本该好好颐养天年,却依旧乐此不疲地坚持劳作。我想,所谓的“劳动是福”,可能只是父亲的一句托词借口而已。

一次,父亲从老家给我送来一袋大米以及一些时令蔬菜,邻居见了,无不羡慕地说,你真有福,这么高龄的样子,我们做子女的也不好强求。还反过来支援你们的小家庭。吃着父母亲手收种的粮食,一遍遍品味着邻人赞美的话语,我终于领悟了老父亲那句“劳动是福”的情感内涵。

因为坚持在土地上不辍劳作,年迈的父母不仅拥有一份充实的晚年生活,而且还因此收获一副健康的体魄,少了份寂寞和病痛的折磨,这是老人晚年生活中难得的好福气。同时,他们坚持靠自己绵薄之力,丰衣足食,健身养生,是想借此消解儿子女儿心头的那份牵挂,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这是残年碎月的老人穷其所能,给儿子女儿送上的最后一份爱意和福祉啊。

是的,劳动是福,是不辍劳作的天下父母们的福,更是天下做子女们的福。

光阴故事

送不出去的礼

□ 马海霞

那年,村里老谷头的儿子病重住院,需要手术,但手术迟迟没安排上。老谷头急得不得了,笃定认为,是因为医院没有熟人的缘故。

老谷头一家靠种地为生,家里并不富裕,儿子病一年多,到处寻医问药早已花光了积蓄,住院的钱还是亲戚朋友给凑的。

但老谷头还是决定给负责儿子手术的胡医生送礼。他装了一蛇皮口袋花生,两袋红薯,一篮子小米,还把家里两只生蛋的老母鸡也捆绑起来。我祖父家有马车,老谷头便喊他帮忙,拉着东西一起去了胡医生家——老谷头之前已经打听好了胡医生周五白天休息,住哪里也清楚。

看到老谷头扛着东西进门,胡医生便知道是为他儿子的病来的。于是不等问便解释:“手术未做是因为方案还没考虑成熟,盲目手术是对患者不负责任。”还告诉老谷头,“您放心,一旦方案定下来,我马上安排手术。”

有了这番话,老谷头心里的石头落了地,正打算起身告辞,却被胡医生喊住了。胡医生指着那一地的

先生在这方面许是缺乏天赋,平时浩浩荡荡的文字在这儿却变得苍白无力,任先生使尽浑身解数,发笑的同学也寥寥无几。可是,这个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摸爬滚打、屡屡碰壁,又坚定前行的先生,却是最可爱的。

在临近高考的一堂语文课上,先生感慨地说他最喜欢我们九班的教室,因为这儿能最先看到盛开的海棠。我看窗外开得热烈的海棠花,提起笔,在笔记本上抄着今天先生教的诗:

问刘十九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先生,我还能在小雪飘摇的清华园里猜给我们出的诗名么?最终,我们还是乘上了六月的大风,别了先生。先生每日望着的海棠花落了,被六月的风轻轻吹起,带给了远方的我们。

来年春天,学妹说海棠花又开了,很美。

我的老杨先生,你可否安好?

走向你的五月

□ 贾文华

我终于以三月的温馨和四月的娇媚走向你了。走向你的时候,丁香花预示我又要盛开一次了。

我终于携一片悄然细雨和一缕柔曼和风走向你了。走向你的那天,你的泪珠清泉般喷薄了。

是在哪一天,你飘逸的身影从我视线一端定格在黎明风景线。我发觉,那旁边尚没有彩蝶飞舞,和欣然的日期一同出发,我便在新梦中上路了。

你在哪里等待?一个梦中隐现的归期,一阵撩人的丝路花语和一束迎春花飘飘。用星星的珠串做发卡,以长长的霓虹为回音。

无需提及昨日。昨日那轮残月悬挂在失血的枝头,逝来的清风,已将秘密写成雪片一样的诗句,纷纷在往事的角落凋零了。

我不得不再做一次选择。还是一样的心绪,只是心跳小鹿般蓬蓬勃勃地执着。

我终于在三月和四月的分界线之中,选择那个丁香花盛开的季节了。

说,自己儿子住院,胡医生主刀,今天来给他送点农产品,可人家说啥也不收。因为要起去医院,带着这些东西不方便,只能就地贱卖了。

大家同情老谷头家有病人,一会儿功夫就将东西买光了。是贱卖,收的钱却一点不少。

两天后,老谷头的儿子成功地做了手术。已经68岁的胡医生在手术室前站了十几个小时,出了手术室就躺上了液。